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五回 第五節

方才在西角門使繃腿繩的那四名嘍卒，已經過來觀戰多時，見林士佩將銀龍捆住，遂說道：「林寨主，本山的規矩，你可別拿人家東西。」林士佩一笑說道：「我焉能動他的東西呢？你們將東跨院那個也捆出來吧。」四個人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將張茂龍由網裡解下來捆好，抬到大牆下。林士佩一看，原來也是勝爺的徒弟，吩咐將張茂龍的鏈子錘仍然給纏在腰間，蕭銀龍的雙筆插在兜囊之中，兩人抬一個，四個人抬兩個，夠奔聚義廳。林士佩在前，玉面小羅成銀槍將劉智在後，這四個嘍卒是天生的壞，抬著人走到牆角時，故意的向牆上碰，幾乎磕了蕭銀龍的桃花臉。抬到聚義廳切近，林士佩先進聚義廳。程士俊問道：「師兄拿人如何？」林士佩面有得意，答道：「俱都拿住了，一個被串地錦所擒，一個是愚兄所獲，此二人俱都是勝英的近人，現在已經抬到啦。」程士俊叫道：「嘍卒們！將被擒之人足下綁繩解開，倒綁二臂推上來，不許故意為難。」去了五七個嘍卒，將蕭銀龍足下綁繩解開，倒捆二臂，兵刃暗器，一物不動，揮一揮銀龍身上的塵土，嘍卒用青布抄包，又給銀龍將臉擦了，嘍卒說道：「朋友，我們攙著你進聚義廳吧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保鏢的鏢頭，終日在死生不測之中。殺人流血，乃是見慣之事，豈用攙扶？」張茂龍也是如此，頭前銀龍，後頭張茂龍，哥倆倒捆著二臂進了聚義廳。二人面向北一站，兩旁邊削刀手叫道：「跪下！跪下！」蕭銀龍不聞不問，立而不跪，削刀手說道：「汝若佯作不聞，我家寨主一怒，將你亂刃分屍。」蕭銀龍仍是不理。程寨主站起來，手提英雄斃，舉目觀看銀龍，面如少女，俊美之甚，面衝著自己，毫無懼色。程寨主心中暗道：「真沒看見這樣的美男子。」又一看張茂龍，面似敷粉，劍眉朗目，怒目橫眉，也是立而不跪。程士俊由心中喜愛。蕭銀龍是和容悅色，張茂龍是怒目橫眉。程寨主叫道：「二位鏢頭！姓什名誰？」小俠客答道：「寨主，我弟兄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姓蕭名叫銀龍，外號人稱塞北觀音，我之天倫人稱鎮三江蕭三俠，子不言父名。我背後這位，是我勝三伯父得意的門生，鳳凰張七，張茂龍便是。我七哥不願與你們談話，恐怕失了身份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二位鏢頭儀表不俗，俱在少年，好漢不賺有數的錢，每月賺三十兩二十兩，一年才掙二三百銀子，除去交朋友，能剩幾何？二位若不棄嫌，何不棄鏢行，同歸綠林道，坐一把交椅，你我還可久在一處。我們綠林道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銀，豈不勝似你們保鏢十倍？」末等銀龍答話，老道站起身來，叫道：「程寨主！這兩人俱是勝英心腹之人，決不會歸順你我綠林道，速當殺之，以免後患。」程寨主聞聽，面色一沉，說道：「道友，你同我師弟方成前來，我看在我師弟面上，容你師徒暫住幾日，並非長久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不必多言，請即後退。」七星道人聞了一個大無味，撞了一個大釘子，諾諾而退。程士俊對銀龍問道：「方才本寨主所說的話，二位意下如何？」蕭銀龍笑道：「閣下就是本山的寨主嗎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我就是金面太歲程士俊。」小俠客說道：「看你儀表倒像英雄，說話如何其不知份量？有勸人棄美玉而投頑石的嗎？我們保鏢公平交易，以力賺錢，拼命吃飯，稱得起正當買賣人，賺的錢少，可以聚少成多，將來何愁不能發達？像你們這佔山為王，出身淺薄，明火路劫，竊取偷盜，你們作賊的，上是賊父賊母，下是賊子賊妻，自己終身是賊，我們是保鏢的達官，焉能歸降賊黨？」蕭銀龍口若懸河，賊長賊短。列位，作綠林道的就不愛聽這個賊字，蕭銀龍一連氣說了好幾遍，不帶髒字，直罵了三輩，只罵得程士俊臉面通紅，遂叫道：「蕭銀龍！你年輕輕之人，說話太已刻薄，你豈不知人生在世，不得一樣？木有花梨紫檀，人有賢愚好歹；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；寒門生貴子，白屋出公卿；鹽車困良驥，深灘隱蛟龍。你說佔山的出身淺薄，我們可有殺人之權，一句話叫你們倆成為肉泥！」蕭銀龍笑說道：「姓程的，你看我們哥倆變顏色沒有？我七哥要一跟你們說話就失了身份啦，我年輕滿不在乎。」程士俊問道：「此言是打你心中所出，還是順口而談呢？」蕭銀龍微然一笑，說道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大丈夫視死如歸。焉能畏刀避劍？言由中發，你們一刀一刀的剝，要有一個哼哈，不是俠義之後，你速速發令動手。但是若將我弟兄殺了，千萬叫你的部下嚴守秘密，勿要聲張，要是走漏風聲，被我勝伯父與我父知曉，必然聘請俠義劍客，與我兄弟報仇。那時節殺到雙龍山，刀刀斬盡，刃刃殺絕，殺得乾乾淨淨。可有一宗，就怕你不敢殺害我兄弟二人。」程士俊臉一發赤，騎虎難下，分明有不殺之心，當著外來的朋友及本山的寨主，於面子上也下不去啦，叫朋友看著，要是不殺這二人，分明是畏懼勝英了。程士俊高聲喊道：「眾寨主，亮傢伙，將小冤家亂刃分屍！」蕭銀龍罵得群賊正在惱怒之間，俱各恨不得食銀龍之肉，一聽寨主下令，個個將大衣服脫下，猶如蝴蝶兒亂飛一般，亮出刀槍，將二位英雄三面圍住。

小俠客言笑自若，遂說道：「你們何必這樣沉不住氣？吹鬍子瞪眼睛脫衣服的，不就是殺人嗎？」程士俊一看蕭銀龍這份光景，真是談笑自若，視死如歸。叫道：「銀龍小冤家！你說寨主殺你屈也不屈？」蕭銀龍道：「你是糊塗人，只知以殺人為能，肉眼不識英雄。屈不屈的且談不到，第一件，少爺入山，來到你們範圍之地，你們殺少爺不算人物；第二件，你問過少爺是幹什麼來的了嗎？所以欲殺少爺者，不過意氣用事，不分賢愚好歹。方勸少爺歸綠林引為己用，忽欲將少爺亂刃分屍，須臾之間判若霄壤，可謂出乎爾反乎爾。我弟兄千山萬水，自直隸莫州來到雙龍山，我們一非文班武泛。雖然是保鏢，並未押著鏢來，與你們佔山為王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皆因我勝三大爺為子完婚，天下英雄前去行人情，惡道七星真人趙昆福，趁辦喜事之際，火焚宅院紅棚，鏢打新人，又在宅院之中盜去我勝三大爺朋友的寶刀、桿棒，我勝三伯父為朋友的東西，才約請朋友來到杭州府，尋找兵刃，捉拿惡道。在杭州相遇惡道，未能即獲，惡道夠奔建寧而來，寨主你既然收留惡道，當然不親即友，殺了我等，也算是給惡道幫忙。我等死無可怨，打算要求你在聚義廳前擺一桌酒席，咱們結一個鬼緣，我弟兄吃喝已畢，任憑開刀，就怕你沒有容人之量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遂叫道：「嘍卒們！告訴廚房，在聚義廳前擺一桌酒席。」嘍卒告訴廚房，工夫不大，擺了一桌粗席，程士俊傳令：「將二英雄的兵刃暗器俱各解下，解開綁繩吃飯。」惡道趙昆福不敢直接與程寨主說話，暗中告訴本山的寨主說道：「你們暗將兵刃亮出，暗器預備好了，謹防伶俐鬼逃走，程寨主是要上他的當。」老道繞著俱都低言耳語囑咐了，眾位寨主此時已將二位小英雄的兵刃暗器俱都搜出，二位英雄身無寸鐵，解開了綁繩。銀龍杏子眼一轉，眾寨主俱各虎視眈眈，本來是打算要走，一看這宗情況，走不了，自裁筋斗。一看這桌酒席，兩副杯筷，不過是一桌下等之席，叫道：「張七哥！你在東面上手坐，我在下手坐，咱們哥倆痛飲一番，你看寨主倒有點寬宏大量，英雄氣概。」張茂龍心中思索：「這宗酒喝著有什麼意思？」銀龍喝著酒對眾綠林道說道：「在下年輕臉皮粗，最愛說話，我這位張七哥年紀長些，知道身份，不與汝等交談，恐怕失了人格。我勝三伯父天下聞名，我七哥是我勝三大爺得意的門生，倘若與賊人談話，不但失了自己的身份，對於恩師的名譽都丟啦。」張茂龍心中說道：「短命鬼小龍，你不用多心我畏死貪生，決不能變顏色。」不表茂龍心中暗打算盤，蕭銀龍又叫道：「七哥！我給你斟一杯。」語畢，給張茂龍斟了一杯，自己又斟了一杯，叫道：「眾位寨主！請喝一杯。」大伙說道：「你請吧，不用讓，多喝點。」蕭銀龍端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酒內藏毒藥，殺人不用刀，真是好東西。眾位寨主，我七哥在東，我在西，長幼尊卑有次序吧，人物至死不亂。你們眾位聽說過沒有，昔日孔門弟子子路，有勇無謀，與人戰鬥，身受重傷，臨死之時，尚且整冠結纓，死得整整齊齊，從從容容。」張茂龍一看銀龍這樣豪氣，自己也杯杯淨盡盞乾，將生死置之九霄雲外了。銀龍本意為的是等救應，抬頭向外一看天光，已過半夜，無有救應到來，酒也喝的不少啦，站起身來道：「眾位看看我姓蕭的顏色改變沒有？」眾綠林道一看，真是顏色不變，俱各答道：「可稱少年英雄，我等佩服。」小俠客說著話，由西面轉到東面，遂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咱們結個鬼緣，愈痛快愈好。我們行俠作義的可不能帶髒字罵街，這回大家可得原諒我，我一冒血，我就罵老道師徒，什麼不好聽，我罵他什麼，可不能帶髒字。」語畢，雙手抱頭，頭朝東腳朝西，躺在塵埃。此時眾人刀槍棍棒手中拿著，淨候程士俊一聲令下。無奈程士俊有愛將之癖，站起身軀，用手提著大斃，心中愛惜小英雄，不忍發話。山中的規矩，寨主不下令，不能動手，老道嗓子眼癢癢，不敢說話，恐怕再碰釘子。惡道等得實在沒法子啦，遂說道：「若留你小冤家在世，是綠林道的禍害。」

擡劍都夠奔銀龍說道：「貧道要殺你的頭，你將胳膊抬開。」少爺聞聽，遂將雙手張開。張茂龍一看老道要殺銀龍，遂站起身

形，急奔銀龍而來。林士佩用狼牙鑽一橫說道：「站一站，別忙，刺了他，還不刺你嗎？」林士佩橫著狼牙鑽擋住張茂龍，惡道手擎雙劍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。小冤家，前三年皆因勝英打蓮花湖，在戰船之上，一刀一個，殺了我兩個愛徒，我得意門生俱各死在老勝英之手，今天我殺你小冤家，這叫冤冤相報。」

語畢，雙劍一並，手起劍落，就見紅光崩現，鮮血淋漓。

老道手起劍落，看看落在銀龍脖頸之上，正在此時，忽然由東敞廳飛進一隻暗器，這宗暗器不大，就聽噹的一聲響，奔老道太陽穴打來的。老道是久經大敵之人，聽有金風的聲音趕緊一閃臉，這暗器打在老道嘴巴子之上，老道就覺著麻木之中稍微有點疼。老道叫道：「眾位寨主，不論那位，快用匕首刀將我這塊肉刺下去，以免毒氣入肉！」群賊一陣大亂。林士佩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東敞廳答話：「群賊不要傷我兩位兄長，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在此。」林士佩就要上房追逐，秦尤一把揪住，說道：「此人會打毒蒺藜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我有十二棵鏢槍，三隻點穴鏢，論暗器我也會打，我也會接，我也會躲。」劉公子此時由外面向裡一看，認識是林士佩。讀者問道：劉雲因何認識林士佩呢？二人並未見過面。這裡頭有一個緣故，劉雲與黃三太等在一塊三年之久，閒暇無事，弟兄在一塊談話，黃三太與劉雲說過，林士佩的穿著打扮，並手使的兵刃，所以今天劉雲一看，正是平素所提的綠林有名的人物林士佩。劉雲心中暗道：「林士佩他乃是我勝三大爺的勁對，我許不是他的對手，況且聚義廳上，俱都不是軟弱之輩。綠林道的規矩，同來三人，被擒兩人，要是不將三人都擒住，那二人也不能殺害，怕是有後患，我何不逃走，倒可先救了我這二位兄長之命，倘若我也被獲遭擒，都死在雙龍山，還有誰去搬救兵？」劉雲思索至此，遂由東敞廳上，向南而去。此時林士佩已然縱出聚義廳，上了東敞廳，追逐小俠客劉雲。

不表林士佩追趕小俠劉雲，單說劉雲是怎麼來到雙龍山呢？

由直隸莫州勝爺家中走後，第二撥是黃三太等，隨後是蔣五爺，蔣五爺要起身的時候，劉雲說道：「蔣五叔，你候我一候，咱爺倆一同起身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要走咱就此起身，候什麼呢？」

劉雲說道：「勝三大爺的家燒的亂七八糟，我打算將家姐送回，然後咱爺倆定一個約會之地，你看如何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要是那麼辦，你將令姐安置好了，咱們就在杭州見吧，還是我先起身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就那麼辦吧。」蔣五爺遂自己先走啦。

劉雲對於安置姐姐這一層，正在發愁無有主見之時，老家人叫道：「劉公子！我家二主母有請。」劉雲整衣帽，隨同老家人到了內宅，見了勝二太太。劉雲請了安，叫道：「二孀娘！傳喚小姪有何吩咐？」二奶奶說道：「劉公子請坐，我有一件事要與公子商議。我由二十多歲，你二叔病故，並未留下兒女，令姐鳳蘭，我們娘兒倆說閒話，姑娘無娘，萬般都是苦的，我打算將令姐收在跟前，作為義女，皆因為我們娘兒倆投緣，他又是我兄長王靈的義女。你要是有事你就辦你的事去，你勝三大爺這一出門，不知何時回來，將來汝姐若是定了終身大事，嫁妝之資，是老身擔負。」劉雲聞聽，不勝之喜，擦衣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孀娘！你多照顧我們無父無母的人了。」這一來正合劉雲的心思。劉雲正為姐姐無處安置發愁呢，今者孀娘收為義女，自己了卻一件心事。劉雲謝過二奶奶，遂出內宅，來到外院收拾行囊，起身追趕蔣伯芳。一路之上並沒追上蔣五爺，劉雲這日來到杭州，在杭州府尋找先來的眾人，也未見著。一日自己在酒樓上獨酌，飯座有個老頭向自己身上注視，一個藍緞子帽子，大紅疙疸，穿著棉袍，黃白臉面，一部墨鬚半尺有餘，漆黑油亮飄灑胸前；一個形如乞丐，恰似病夫，穿著破大夾襖，頭上短髮一寸來長。二人喝酒談話，穿棉衣服的山西口音，說道：「張大哥，要打探事情找人，總得請問老頭子。小娃子乳黃未退，哪裡去找？什麼叫千里追風？追屁也不成，總得請問老前輩。」穿破衣服矮老頭說道：「小孩子他們向哪裡去找？」

劉雲是個聰明人，一聽話裡有因，遂來到桌前，躬身施禮，說道：「千里追風是小可別號，老人家何以知之？請問其詳。」

老西說道：「我們瞎聊，誰知道你追風不追風，追屁不追屁呢？」

劉雲說道：「老人家不要玩笑，請教貴姓大名？」老西一笑道：「孺子可教也。我是明清八義排行在五，姓華名謙字子阮。」

又一指穿破衣服的說道：「這位是李四爺的聯盟弟兄，金面韋馱張旺的便是。」劉雲一聽，趕緊拜見。華五爺說道：「我救了黃三太他們，他們已夠奔建寧府雙龍山，追趕老道師徒去啦。我兄弟二人在杭州把住咽喉要路，有我勝三哥的人，便往建寧府雙龍山指引。」於是爺兒三個同桌而飲，劉雲白吃白喝，行俠作義的規矩，誰是長輩，在一塊吃飯誰花錢。爺兒三個在一處吃喝著談話，老西說道：「我們哥倆先見著蔣伯芳，也告訴他了。」

劉雲聞聽此言，知道蔣五爺已奔建寧，自己遂也起身與二老者告辭，夠奔建寧而去。

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劉雲來到建寧府地界，一打聽雙龍山附近七八里地，有一座桃柳營，有幾家招商客店。劉雲住下店，一打聽店主人，知道雙龍山距桃柳營七八里之遙，將方向打聽明白，記在心裡，遂夠奔雙龍山。小俠一看此山，險峻萬分，三面是水，一面是陸，直插霄漢。劉雲繞到山東面換水靠，順山根向南走出有一二里地，見有可以向上爬的地勢，劉雲慢慢的往上爬，這時候才定更來天，就這麼一爬山，耽誤時候可就大啦，劉雲爬上山去，就有三更來天。小俠客躡房越脊，夠奔聚義廳上，借燈光一看，蕭銀龍與張茂龍他二人正在聚義廳下吃飯呢。群賊虎視眈眈，蕭銀龍談笑自若，語畢，頭朝東一倒，叫群賊動手。程士俊並未說話，老道亮雙劍要殺銀龍，老道方走至銀龍面前，揚起寶劍，劉雲在東敞廳上恨得咬牙切齒，帶皮套掏出五棵毒蒺藜，一看形勢，五棵要是一塊打，打不著老道，必然打上銀龍，這才用一棵毒蒺藜奔老道打來，老道舉著劍一下腰，噹的一聲，毒蒺藜打來，老道聽有金風聲音，一抬頭，正打在腮幫子上面。老道往後倒退幾步，口中說道：「不好！」急忙教寨主用匕首刀將腮幫子肉刺下一塊去，用皮子膏藥貼好。老道真是高明，要是別人，怎麼也想不到用刀子割下毒肉去。

不表老道受傷，單說林士佩拿著狼牙鑽向外要追，秦尤一把拉住，遂說道：「林大哥別追，此人會打毒蒺藜。」林士佩說：

「不要緊，我對於暗器，會打會接。」說著話，這才躡出來，縱上東敞廳追趕劉雲。此時劉雲心中暗想：「我若與他交手，必不是他的對手。我若是逃走，綠林道的規矩，他們決不能殺害我兩位兄長。」劉雲遂往南跑，林士佩往南追趕，劉雲繞過南配廳後，由東南向西跑去，林士佩的腳程又快，地理又熟，越追越近，越過兩道寨子，二人相隔四五丈遠，劉雲縱上牆向下一看，只見牆根下黑忽忽，不知是什麼。寨子牆外，原來還有一個狠心賊在牆外埋伏。劉雲向下一看，由牆根底下打上一支鏢來，此鏢奔劉雲哽咽喉打來的，劉雲一歪身，打在井肩穴下。這一鏢打的很重，還是毒藥鏢，劉雲心中一思索：「我如果要落在牆裡，林士佩必定一鑽將我結果性命。我寧死在牆外，不死在牆內。」胳膊肘跨著牆，勉強較力，飄身縱至牆外，縱下牆來，秦尤趕奔進前，跟著就是一刀，劉公子扎掙著，撤出十三節亮銀鞭，抖鞭接架相還。二人在牆外動上手，未戰到五七個回合，林士佩由大牆上跳下來。秦尤說道：「林大哥，你請過來吧，這孩子扎手。」林士佩由西大牆上飄身下來，狼牙鑽挾肩帶背，照著劉雲便砸，劉雲身帶毒藥鏢傷，右臂膀麻木，幾個回合，劉雲右手鞭一個不留神，嘩啦啦纏在狼牙鑽上，林士佩將鑽向外一推，說道：「孺子還不倒下！」劉雲身帶重傷，焉能與林士佩較力？身軀晃了兩晃，倒在塵埃，十三節鞭鬆手。劉雲倒在平地，心裡明白，口中不能言語，林士佩一撤鑽，叫道：「秦寨主！前去聚義廳上喚喚卒，將此子抬往聚義廳去。」秦尤說道：「林寨主，你也要與你令師弟學嗎？剛才要不是在聚義廳上給蕭銀龍等擺酒擺飯，這時早把蕭、張二小輩殺了，還至於有這一回嗎？蕭銀龍故意囉嗦，就為等救應，程寨主上他一個當。剛才若不耽誤，此人就是來了，也趕不上啦，皆因令師弟優柔寡斷，方有此事。林大哥，你認識此子嗎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我不認識。」秦尤說道：「提起這孩子的歷史，令人可恨。此子吃裡爬外，他與我盟弟之長兄張德福共設福雲居，他也吃過黑道兒飯，在太湖劫過船，到後來他忽然與黃三太等結義為友。我在他們店裡住過幾天，這小子的根底不淺，他乃是宣化府提督劉玉書之子。他父任滿回家，由水路而行，路過一個山口，被綠林道朋友搶劫，劉玉書射倒三個綠林道，眾綠林在山上投石砸船，將船砸翻，合家命喪。此子命不當絕，抱著一塊木板衝到河坡，巧遇西路鏢頭錢士忠，將此子撈出抱回家去，收為義子，教授十三節亮銀鞭，十二棵毒蒺藜，百發百中。後來在連雲山與他姐姐相認，他姐姐是南俠王靈的義女，起靈回家，夠奔揚州劉家堡，認祖歸宗。此時他姐弟與老勝英非常親近，大概老勝英家中辦喜事，他姐弟也行人情去啦。他一定為寶劍桿棒而來，今日不殺此子，恐怕睡多

了夢長。小冤家劉雲，你既與勝英出力殺害綠林道，你不知秦太爺與勝英有殺父之仇嗎？」劉雲週身麻木，口不能言，翻眼睛看了看秦尤，並不能與秦尤答話。秦尤說道：「你不用看我，今天殺了你，亦可與綠林道除害。」秦尤說著話，抬腿擦刀，說道：「林大哥，將他的瓢兒提到聚義廳去吧。」

西大牆外原有一片臥牛青石，高矮不等，就見青石西面一道白線，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孺子秦尤，不要害我姪兒，老夫來也。」秦尤一看此人，發似三冬雪，髯似九秋霜，一飄銀髯，夠奔秦尤而來，秦尤嚇的抹頭便跑，他以為是勝三爺來啦，秦尤越過寨子牆，與群賊送信去了。林士佩將鑽交於左手，右手取火折打著一看，凡是勝爺的賓朋，林士佩認識的居多，惟有這位老者，林士佩並不認識。但見頭上白髮挽成了一個發纂，楊木簪子別頂，領下銀髯飄灑胸前，棉綢大褂，接著衣襟，青緞子雙臉鞋白襪子，背後背著一條拐杖，面上皺紋堆累。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我怎麼不認識此人呢？」老頭問道：「對面敢是鎮八方林士佩嗎？」林士佩答道：「然也。」老頭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可惱可恨，可歎可惜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你哪裡來的？這麼些零碎。」老頭說道：「可惜可歎，是你的人材儀表；可惱可恨者，我責備你八個字。」林士佩問道：「哪八個字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恩將仇報，骨肉無情。我勝三哥累次拿你當朋友看待，南北英雄會，反背轉環刀，不忍傷你性命，將你當頂發髻削去一縷，你不知以恩報德，將鏢行眾人穩在逍遙亭，三更後放地雷，被我道兄諸葛山真識破，將地雷挖出。鏢行眾英雄一怒，非追殺你不可，我老恩兄追到蓮花湖交界，我恩兄有心捉你，你妹妹哭泣，要投江一死，觸動勝三爺慈心，放你兄妹歸蓮花湖。後來我勝三哥蓮花湖救銀龍，你仗蓮花湖人多勢眾，將我勝三哥困在蓮花湖一天一夜，我大師兄劍客鐵彈打碎彩蓮燈，解了重圍。到後來六月二十八赴群英會，你欺壓我三哥年邁，你使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鑽與我三哥較量，蔣伯芳趕到，甩手一棍將你打倒，再一棍就要結果你的性命，多虧我勝三哥托住亮銀盤龍棍。七月間你們大伙慫恿劉士英，要治我勝三哥一死，我勝三哥被朋友救去，天不絕好人。我老恩兄救你五六次不死，你不知改過自新，反以仇恨為報。骨肉無情者，古人有托妻寄子之交，你妹妹無處安身，十七八歲的姑娘，寄在他處三年，一紙之信，你都不通，你豈不是骨肉無情？」列位，林士佩若是明白，一問老者為何提起小妹，老頭可就告訴他啦。老頭本是給他送妹妹來啦。誰知林士佩他不但不追本窮源，問他小妹，他反倒大怒，對老者說道：「你何必在本寨主之前絮絮叨叨？你要再如此，本寨主就用狼牙鑽追爾老命！」這位老者性情剛暴，開言說道：「小兒林士佩休要無理！我闖蕩江湖之時，連你家大人還年輕呢。」林士佩聞聽此言，說道：「你不要倚老賣老，你姓什名誰？」老英雄捋鬚說道：「大明家未沒之時，四大鏢頭，第一位我大拜兄南路鏢頭南俠王靈，北路鏢頭勝英，老夫走東三省一帶，東路鏢頭白頭太歲石俊山是也。我老兄弟西路鏢頭錢士忠。」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我沒聽說過。」遂舉狼牙鑽劈頭蓋頂砸下。老英雄背後撒毒龍懷杖，此杖長有五尺有餘，用藥喂的色如老竹，底下一個月牙子，上邊一個魚頭，魚口中暗藏一楔子午間心釘，專打金鐘罩，前二十餘年，子午釘用毒藥喂的，現在子午間心釘不用毒藥喂的，前文書表過，南俠老王靈勸三位兄弟不許用毒藥暗器。老弟兄四位，石俊山力氣最大，沒事之時行路，毒龍杖就當拐杖用，哈著腰，連咳嗽帶喘；有事時候，毒龍杖一揀，日行千里。林士佩年輕，沒見過這宗兵刃，自負武藝無敵，狼牙鑽劈頭蓋頂便打。石爺毒龍杖接架相還，毒龍杖鐵門門一橫，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拐棍真敢擋我的鑽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聽噹哪一聲，火星一爆，狼牙鑽繃起有三尺多高。林士佩對於三十六路傢伙件件皆通，毒龍杖他沒有會過，把勢把勢，全憑架式，他不懂得這宗兵刃的招數，不能取勝。老英雄心中暗想：「我有心照他致命處給他一杖，我看他姑娘面上，不忍那麼辦。但是我若戰的工夫一大，群賊趕到，我怎麼救劉雲？」老英雄思索至此，用毒龍杖月牙子一打林士佩，林士佩用鑽一橫，那知老英雄用月牙子打他是虛招，他一橫鑽，老英雄用後面的子午間心釘翻頭打來，正打在林士佩右臂之上，將胳膊划了一道血槽。林士佩翻身便跑，縱上西大牆，逃回聚義廳。林士佩不願明說，怕栽筋斗，自言自語，說道：「白胡老頭拐棍真厲害。」並不提受傷之事。

林士佩這頭暫且不提，單言石俊山趕走林士佩，取出火折一照，將劉雲十三節鞭拾起，毒龍杖立在一旁，從腰中解下灰綢子抄包，叫道：「劉公子！老夫前來救你。」老英雄下腰，兩手一提劉雲的手腕子，背在背後，用抄包將劉雲勒好，兩手向前一攏，取過毒龍杖夾在腰下。工夫不大，就聽山內人聲鼎沸。

「拿呀！拿呀！」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照如白晝。老頭一看山裡人離著自己近啦，老頭遂向西南而去，走出六七里地，只有水路通達台灣，群賊分兩路追出，一路向正西，一路向正北，越追越遠，西邊追下幾里地去，前面是水，北面追下幾里地去，就是旱田，兩撥人追了半天，蹤跡不見，只可回山。石爺本是給林士佩送妹妹來啦，這麼一來，石爺給他送妹妹之情，也叫林士佩辜負了，可惜成全他兄妹團圓的一番好意。

石老英雄因何與林士佩送妹妹呢？皆因前三年三月間，林士佩逃到蓮花湖，將妹妹寄在彼處，六月間，蕭金台下帖聘請群雄，林士佩韓秀共赴英雄會，七月初二散了會，林士佩無臉面回歸蓮花湖，與老道七星真人同赴碧霞山。勝三爺追五股差事至碧霞山，鷹愁澗幾乎喪命，蔣五爺在碧霞山二打林士佩，劉士英與勝爺言歸於好，棄山回歸故里。林素梅在蓮花湖不見哥哥到來，思兄甚切，命後寨的老嘍卒給韓秀傳信。韓秀打開字柬一看，內寫：「字奉總轄寨主兄長台覽：難女林素梅百拜，請問仁兄，吾兄長六月赴會，今已八月節後，何以不見回歸？但不知吾兄現在何處？」韓秀看完字柬，寫了回書。姑娘拆開一看，內云：「字奉林姑娘收：韓秀頓首百拜，七月初二散會後，群眾各奔前途，令兄士佩未獲晤面。曾派精明嘍卒前往四外打探令兄消息，尚無回報。」云云。林姑娘將來信看畢，不由的長吁短歎，仍求韓秀打探自己哥哥下落。二年有餘，韓秀他才知道林士佩避難雙龍山，韓秀修書告知素梅姑娘，姑娘這才放心。然而思兄之心，不能一日忘懷，要求韓秀派人喚回兄長。韓秀應著，派人到建寧府去請林士佩回蓮花湖。韓秀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，遂派二寨主神抓將張林前往。張林奉命起程，一路之上曉行夜宿，夠奔建寧府雙龍山，見了林士佩一提起此事，林士佩說道：「張寨主你急速回去，對韓寨主說知，我不報勝英厚我之仇，決不回去。我或將勝英置之死地，或叫勝英栽了筋斗，我那時才回蓮花湖。」張林回歸蓮花湖，照著林士佩的話報告韓秀，韓秀修書告知姑娘，姑娘一想，飄流在外，何時是了？遂寫信與韓秀，說明自己欲回揚州故里。韓秀言說：「姑娘要是一走，將來令兄回來時，我未免有負令兄之托。待我再派妥實人去請令兄，再定行止。」當下韓秀與老寨主韓殿魁商議：「請老寨主權往雙龍山走一遭，無論如何將林寨主請回來，兄妹相見。」寶刀將韓殿魁也深以為然，遂起身夠奔建寧雙龍山。比及老寨主到了雙龍山，被程寨主款留，未能回來，韓殿魁要求程士俊與韓秀修一封書信，程士俊遂與韓秀修書，略云：「總轄寨主韓仁兄賜覽：吾師兄林士佩骨肉情疏，拋妹於貴山三載之久，不達一面，至勞朋友掛懷，胞妹思兄，罪何可道？望仁兄念其現在難中，不責既往，是為萬幸。」韓秀看畢，太息不盡，將林士佩近狀轉告姑娘。姑娘又修書致韓秀，言：「兄長不念骨肉之情、朋友之義，難女現在揚州尚有叔父、孀母可投，今者一心欲回故里，侍奉叔父孀母。三載寄養之恩，容俟候報之異日。如總轄寨主不允難女所請，難女惟有一死而已。」韓秀看罷，知不可留，韓秀遂告訴老嘍卒，明天晌午請姑娘在寨中相見。老嘍卒將話告知內寨婆子，轉稟姑娘。次日韓秀挑選八位老寨主，幾名老嘍卒，偕同韓秀進內寨去見姑娘。來到內寨，韓秀叫丫環將姑娘屋中的竹簾放下，韓秀在外間屋坐定，老嘍卒兩旁站立，韓秀隔著竹簾與姑娘接談，說道：「小姐若回原籍，令兄回來，叫我兄弟怎樣交代？」姑娘叫丫環由屋中傳出一封信來，說道：「幾時我那骨肉無情的兄長回來，你就將此信交與我兄，這是我一心回歸故里，韓寨主你決無辜負我兄妹之處。」總轄寨主問道：「小姐意欲怎樣走法？還是坐船，還是坐車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恩兄，明天難女起身，只要兩套轎車一輛，一個老嘍卒趕車，明天早飯後，難女起身拜辭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小姐，明天愚兄帶隊與小姐踐行。」

韓秀與姑娘說至此處，韓秀遂告辭回前寨而去。到了第二日，韓秀果然預備二套轎車一輛，挑選一名老嘍卒，姓馮名叫馮四，此人忠厚誠實，對於南七省道路很熟。韓秀囑咐馮四：「在道上多要小心，送妨娘到揚州原籍，千萬與我帶回姑娘的親筆書信來。平安無事回來，我必有重賞；倘有差錯，我必然重責。」

馮四唯唯而退。

第二日馮四套好了車，韓秀帶領五十名嘍卒在山口恭候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就見林姑娘的車已到。韓秀眼珠一轉，不由的一愣，

見車後有一壯士二十來歲，粉蓮色六楞抽口壯帽，粉蓮色大氅，銀灰短靠，十字絆腰繫英雄帶，足登燕雲快靴。原來是姑娘改扮行妝，耳朵眼用白蠟堵上。韓秀仔細一看，才認出是姑娘，心中暗道：「這位姑娘真似奇男子。」身後跟隨一個小書童，年紀十五六歲，頭戴青布隨風倒，青布大氅，青布的靴子，這原是姑娘的丫環春齡改扮的，有其主必有其僕。說書唱戲往往有女扮男妝，姑娘今日如此打扮，他為的是走路上方便。

這一位假壯士來到韓秀切近，又是作揖又是萬福，臉兒一紅，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叫你見笑。女子走遠路，千人瞧，萬人看，這樣打扮省卻許多是非。」韓秀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姑娘請上車吧。」姑娘來到蓮花湖的時候，帶著二十來只箱子，俱都存在後寨，姑娘親筆書寫封條封好，並未帶走。姑娘上了車，丫環跨外轆，韓秀送到外橋口。姑娘奔正南，遇見水路將車卸了，載在船上，渡到旱地，再套車而行。路上非止一日，到了揚州林家村。進西村口，姑娘一掀車簾，叫道：「車夫！你問問林二爺林慶在哪个門住？」車夫馮四答應了一聲，見有一個鄉下老者背著糞筐而來。馮四將車站住，遂向前問道：「老先生，這是林家村嗎？」拾糞老頭答道：「正是林家村。」馮四又問道：「有一位林二爺林慶在哪个門居住，你知道嗎？」老者放下糞筐說道：「你要問年輕的，還是不知道。我們這村中首戶財主，大爺林春，是武秀才出身，二爺林慶。因為有鄉親爭執地畝，大爺林春出去調停，了事沒了好，打起了架來，大爺動手傷了一條人命，打傷了三四個，大爺回到家，攜妻帶子，懷抱一位小姑娘，逃亡在外。第二日，八班捕頭前來辦案，大爺已經遠走高飛，將二爺林慶拿到當官。被打死的這人，半夜又緩醒過來啦，各村的舉監生員出來調停，傷也好啦，二爺花了幾百兩銀子，官司了結。大爺在外也不知道這些事情，始終未歸。後來二爺派人尋找，傳言大爺當了山大王啦。光陰似箭，後來又聽說大爺已經去世，少爺林士佩襲了父職。二爺累次捎書寄信，並不見回音。如今已有十七八年了。二爺身下並無兒男，遂過繼了一個兒子，此子無所不為，不到二年，老夫妻雙雙棄世，過繼之子，先賣房子後賣地，將房產事業俱都賣盡，現在這老哥倆身後算是沒了人啦。」姑娘在車裡聽的真而且真，不亞如一盆冷水澆頭！姑娘遂叫車夫仍將車趕回揚州。到了揚州，找了一座招商客店，姑娘叫車夫問問店主人，就說我們少爺愛清靜，問有跨院沒有，店主人說道：「有一個跨院，三間上房，兩間廂房。」車夫將車趕入，車夫住在東房，姑娘與丫環住了上房，叫店主人預備了紙筆墨硯，姑娘在燈下眼淚汪汪寫了一封書信，叫丫環將馮四叫到上房。馮四道：「姑娘喚老奴有何吩咐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明天你趕車回蓮花湖。」馮四問道：「姑娘您呢？」姑娘道：「我要千里尋兄。」馮四說道：「小人回去這樣說，總轄寨主若是不依小人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這裡有親筆書信一封，你回去將書信呈與寨主，決無你的過錯。」

這兒有一個小包袱是我給你的，此物足夠你後半世之用。」馮四給姑娘磕了一個頭，收下小包袱。姑娘又告訴馮四，到櫃房叫店主人給僱一輛小車，就說少爺要到建寧遊山逛景。僱好了車，第二天馮四起身後，姑娘對丫環說道：「你已十六七歲，年紀也不小啦，這兒有一個包袱，你拿去回歸故里，叫你爹娘給你找夫嫁主。這個包袱足值兩三千銀子，你的前途自己多要保重。」丫環道：「您奔何處呢？」姑娘道：「我夠奔建寧尋兄，叫我兄長回家承乏宗祧。如不回家，我在我兄長面前一死，此生此世就算了結。」丫環聞聽說道：「如果您要這麼將我舍了，我願先死在您的面前。我自八歲您將我收在身旁，沒拿當奴婢看待，如同親骨肉一般，如今你要舍我一走，那是萬萬不能的，生死咱主僕皆在一處。」姑娘見丫環意懇情深，遂應允同赴建寧。

主僕二人第二日起身，曉行夜宿，這一日來到建寧地界。

沒僱著車，主僕二人背著小包袱步行，走到掌燈後，一打聽離雙龍山還有二十里，天光已經掌燈啦，主僕也走乏啦，姑娘低頭叫道：「春齡，咱們住店吧，明天再夠奔雙龍山。」主僕二人住了店，皆因在路上風霜之苦受了不知多少，將女子的氣色一點兒也沒有啦。此店名叫雙合店，乃是親弟兄二人所開，一名蘇士龍，一名蘇士虎，開的本是黑店，路劫行旅客人。這兩個賊又好採花，櫃上的伙友也都是黑賊，姑娘與丫環背著小包袱並不甚大，又沒看出來是女子模樣，丫環背著包袱，累了一身汗，進店脫去青布大氅，在房簷下一涼爽，金風透體，到了第二日早晨，丫環就病啦。他這個店非得看出客人有錢來他才動手呢。丫環這一病在店內，姑娘叫店小二給請先生看病，由包袱之中取錢，露出一個包兒，原來是一包金條，被小賊看見，當夜晚主僕二人就要大難臨身。且說店小二請了一個先生，這位先生連脈都不會診，問了問病原，說道：「這是風寒。」開了一個藥方子，幾味藥都不是要緊的草藥，吃下去好不好就在乎病人的命啦。當夜晚小伙計與掌櫃的說道：「咱們輸了眼啦，昨天來的那兩個客人很有錢，晚晌他們解包袱拿錢，露了白啦，金條細軟不在少數。」掌櫃的說道：「這水買賣怎麼作呢？」

伙計說：「好作。今天我一會兒給他那個書童抓藥去，在藥中暗下毒物，他吃下去就算完事，然後那個武生公子，還不好辦嗎？」那伙計將藥抓來，交給素梅，素梅親自煎藥，當夜晚丫環吃下藥去，滿牀翻滾，工夫不大，七竅流血，氣絕身亡，臉面都是青的。素梅不敢放聲痛哭，恐怕露出女子聲音來，叫伙計將店中掌櫃的請過來，對掌櫃的說道：「這是我的伴童，由七八歲上就在書房伴我讀書。你這蘇家堡附近有金店沒有？你給我換點金子，買壽衣、壽木，再買一塊地作為墳地，將來我們還起靈呢。」掌櫃的滿口應承，叫伙計備上一匹馬，到建寧城內，將金子兌換，買了壽衣、壽木，又買一塊墳地，本地人要花三十兩銀子一畝，住店的生人就得花四十兩銀子。閒話休提，且說姑娘親自給丫環成殮，當天僱人抬出去。埋完之後，姑娘回在店中眼淚汪汪，到晚晌不吃不喝，掌櫃的與伙友都過來解勸，林素梅喝了幾杯悶心酒，忽忽悠悠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我連一個丫環的命都沒有。」披著大氅和衣而臥，昏昏沉沉，被金風一吹，將姑娘吹醒，睜眼一看，門窗大開，兩個包袱蹤影皆無。姑娘遂叫：「掌櫃的！」伙計過來說道：「我們掌櫃的與伙計打吵子呢，櫃房裡伙計的東西丟啦，伙計叫掌櫃的賠，掌櫃的不賠，掌櫃的說你的書童死啦，又買莊田又買地，衣衾棺槨太闊綽啦，你將賊招進來的。」姑娘一聽，說道：「我的東西已經丟啦，也不用說啦，現時我只有渾身衣服，連路費也沒有啦，你們買壽木剩下的那幾兩銀子，就算店飯賬吧。」伙計說道：「我們給你跑了一天一夜，我們辛苦錢，你一個也不給嗎？」素梅說道：「我若有錢，焉能不給你們呢？」伙計說道：「這也沒有法子，你往後再從此路過，再找補吧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好好好。」伙計退出，姑娘又和衣而臥，躺了會子，天已大亮，叫伙計給打了一盆洗臉水，姑娘梳洗已畢，出店夠奔雙龍山。心中悲切，走到一片大樹林子，姑娘席地而坐，思想自己天倫佔山為王，哥哥又佔山為王，失了山寨，不思回家承乏宗祧。」不知哪世無德，我林素梅只落得如此飄零。倘若到了雙龍山，見著我那無情的哥哥，必不能聽妹妹良言回家，我當他面前一死，倒傷了兄妹的和氣。」姑娘思索至此，將心一橫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人生一世，有如朝露，我今年二十歲了，就度了這些苦辣光陰，長此以往，更不知遭什麼樣的磨難呢。丫環死得可疑，我是女扮男裝，連哭一聲都不敢哭。人逢絕地，不死何待？」思索至此，遂將腰中英雄帶解下，尋了一棵小樹，便將帶子搭在樹枝之上，坐在樹下，自己哭了會子，站起身軀，銀牙一咬，伸首上吊，手足亂蹬。看看性命不保，忽覺有人撫摸胸膛，一口氣緩過來，「噯呀」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慢慢睜眼一看，就見一位老者與自己盤腿彎胳膊。素梅說道：「老人家請莫動，我乃是一個女子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你明明是一壯士，何言女子？」姑娘有心用手推開老者，因方才甦醒過來，又無力氣，那老者與姑娘捶胸砸背了。姑娘無法，將腿一攀，用手將靴子脫下，露出三寸金蓮。老者嚇的倒退幾步，說道：「你為何女扮男裝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父早已棄世，我哥哥是山大王，子襲父業，姓林名士佩，人稱鎮八方。」老英雄「啊」了一聲，心中說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他又是一個女子，我不管他哥哥是誰，我也救他。」此老者正是東路鏢頭石俊山。老英雄問道：「你兄長乃是南七省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人物，你為何在此上吊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哥哥骨肉無情，自將我寄在蓮花湖之後，三載未通音信。難女原籍揚州林家村，尚有叔父孀娘。由蓮花湖回歸故里，不想二老人早已故去，我叔父過繼一子，此子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，將房地產業，賣的片瓦無存。難女無處存身，又帶領丫環千里尋兄。夜宿蘇家堡雙合店，丫環染病，求店主人請先生開方，丫環吃下藥去七竅流血而亡。難女將丫環葬埋之後，夜間不知何故，昏迷不醒，天光將亮時，睜目一看，窗門大開，所有金銀衣物一概失去。要打算獨自一人到雙龍山見兄長一面，不料行至此處，四肢無力，兩腿難行，故此要行拙志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你要見了你兄長之面，你打算怎樣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要見了我的兄長，我勸他改邪歸正，回家承乏宗祧。他要聽我言，我便死在他的面前。」老英雄問道：「這些話你早

先與你兄長提過沒有？」姑娘說道：「勸其無數良言，總是忠言逆耳。」老英雄問道：「姑娘前三年打蓮花峪之時，姑娘你在山上沒有？」姑娘說道：「那時難女正在蓮花峪。」老英雄問道：「那位姓勝的待你等如何？」姑娘說道：「他老人家心慈面軟，大量海涵，我兄長嫉妒之人，與勝老者豈能同日而語。」

老英雄留神一看姑娘，一臉正氣，是一個真正的好姑娘。又聽姑娘說道：「南北英雄會，我哥哥要放地雷，事先我跪倒在地，勸我哥哥不要行那樣毒計，他仍然不聽，豈知地雷早被他人破了，眾人大怒，追趕我哥哥。勝三爺迫在蓮花湖交界，上了我兄妹之船，勝老者因念我哭的可憐，遂放了我兄妹。難女在蓮花湖又累次勸我哥哥，勿與勝三爺為仇，誰知我那兄長，良言難勸。」老英雄聽姑娘說話合情理，遂說道：「真乃一母所生，有賢有愚。姑娘，老夫實不相瞞，我乃是東路鏢頭石俊山，勝英是我盟兄。我同你到雙龍山找你哥哥去，他要聽你良言相勸更好，他要是不聽你良言相助，你也不必死，我必安置你一個棲身之處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多承老人家盛情，但是我是二十歲的女子，我與你非親非故，怎能同行？」老英雄一想，也在情理之內，遂說道：「我今年七十歲啦，我情願收你為義女，你意如何？」姑娘點頭應允，就見老英雄將樹林中土堆了三堆，插草為香，問道：「姑娘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姑娘說道：「難女名叫林素梅。」老英雄面北而跪，說道：「黃天后土，過往神靈鑒：草野之人石俊山，今收林素梅為義女，如若不當親女看待，必遭惡報。」林素梅趕緊跪在老頭身後道：「難女素梅拜石老英雄為義父，如不當親生父母看待，叫難女死無葬身之地。」語畢，又叫道：「義父請上，受孩兒一拜。」石爺說道：「兒呀，有人之時，你就叫我為義父，我呼你少爺；背地裡你呼我為父，我叫你姑娘。」說著話，由樹上將腰帶摘下來，說道：「姑娘不要傷心。」

老英雄用毒龍杖挑著小包袱在前，姑娘在後跟隨，走到小鎮店中，爺兒倆吃了點東西，一打聽奔桃柳營去，離雙龍山七八里地，爺兒倆吃完東西，奔了桃柳營住了店。石爺說道：「我們少爺愛清靜，有跨院沒有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有一個南跨院，你住嗎？」石爺說道：「清靜便好。」爺兒倆進了店，姑娘坐在牀上，眼淚不乾，思想一雙父母，叔叔嬸娘，骨肉無情的哥哥。從此住在店中，可就得了病了。石爺比親姑娘還疼愛，親身服侍病症，過幾天病魔痊癒。這日晚間，老英雄說道：「姑娘你的病也好啦，今晚我探雙龍山，看看你哥哥去。」姑娘說道：「義父多要留神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曉得。」遂收拾利便，帶好兵刃暗器，越過店牆狗奔雙龍山而來。順河沿向東，一看雙龍山，真不愧雙龍之名，曲曲彎彎，真似兩條龍一般。

老頭由山下而上，一飄銀鬚，日行千里。有一個嘍卒看見一道白線，喊道：「你們看見沒有？一道白線。」那個嘍卒說道：「別說別說，怕是仙家吧。」老英雄來到聚義廳一看，金漆八仙桌，三張金交椅，坐的俱是江洋大盜，林士佩器宇軒昂，老英雄等了多時，至三更來天，嘍卒寨主各歸下房安歇，林士佩、程士俊、鐵戟將方成、寶刀將韓殿魁，四五個人坐在一處，老英雄不便向外誘林士佩，石爺心中說道：「明天我再來。」遂出了聚義廳。上西寨牆聽來，西山坡依山靠水，有一隻小船靠西山根走，船上有一個燈籠，順山坡小船又向南去。為何三更後還有行船呢？老英雄仔細一聽，船上有男女的聲音，老英雄愛管閒事，順山坡向南去，留神細聽，船上男女說說笑笑，老英雄一路跟將下來。向南走了有四五里地，老英雄暗道：「向東南去，是通黑水洋去台灣，此小船不能過洋啊。」正在思索，船已止住，拋下鐵錨來，並沒搭跳，三個人跳下了船，有背小包袱的，順著小道而行，三個人說話的聲音更大啦。老英雄避在山環之內，借燈光一看，有一個少髮尼姑，一個少婦絹帕繡頭，汗巾繫腰，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，背著小包袱，打著燈籠，三個人說說笑笑，言語不堪入耳。老英雄一看，心中不悅，暗道：「這三個狗男女是幹什麼的？」他跟著他們看看究竟，就見坐北有一座廟。原來向南不遠，山坡下波浪滔滔，此廟乃鎮江龍王廟。就見那男子將燈籠交與婦人，縱身形上廟牆，到了裡邊，開開廟的角門，尼姑與婦人進了廟，又上好廟門，老英雄隨後越牆而過，三個人人在佛殿前繞著進了東跨院。東跨院有北房三間，是一明兩暗，南有敞棚兩間，東有小房兩間。三人開開上房屋門，進了屋中，點著蠟燭，尼姑與婦人打開抽屜桌，取出熏雞、熏魚、醬肉，倆人切菜，三人預備了杯筷，喝了會子酒，在西暗間，老尼姑獨自睡覺去了。這老尼姑正是水月庵救秦尤的慧善，婦人正是救秦尤的袁王氏，男子是一個江洋大盜。石爺候三個人睡熟之後，將門撬開，老英雄將一男一女綁在一處，用棉被一卷，把尼姑也捆上，用被一卷，開開廟門，扛著倆，挾著一個，扛到廟外南山坡上，下面長江波浪滔滔，用匕首一刀一個，將人頭屍身，俱都拋在長江之中。老英雄回廟一看，上房屋中，家俱什物應有盡有，南敞棚之中有油鹽柴炭。後山輕易沒有人向此往來，晚晌尤其清靜。老英雄心中思索：「這是一個清靜所在，我若能引出林士佩來，叫他們兄妹在此相見。」老英雄遂將零碎東西收拾好了，將燈熄滅，把廟門上好，越牆而去。往西去，走到依山靠水之處，將小船的錨提起來，老英雄上了船，老英雄行俠作義，已然七十歲啦，所有水旱兩路之事皆通，駛船本是明白。老英雄搖動船櫓，不大工夫，到了北河坡，河坡上下長的水旱葦子，將小船渡在葦塘之中，下好了錨。老英雄翻身狗奔桃柳營，進了招商店，已經雞鳴犬吠。姑娘因為心中有事，未得睡熟，等候多時，才見石爺回來。姑娘問道：「義父你回來啦，我那狠心的兄長，落在雙龍山沒有？」老英雄說道：「你兄長現在雙龍山，因為未得其便，我不得往外叫他。好在他既落在雙龍山，這就好辦啦，白天我先休息休息，夜晚我再想法子往外引他。」爺兒倆說完了話，老英雄養了養神，天光已亮，爺兒倆隨意吃了點吃食，老英雄叫道：「姑娘，雙龍山後山有一個清靜的所在，我把你送到那裡，你先在那裡安身，一來比店房清靜，二來我也好引你兄長在那裡相見。我設法引他出寨，對他言明，你兄要有兄妹之情，你兄妹便在那裡相會，卸了我的肩責。」商議已畢，老英雄叫店家算清店飯賬，多賞了一兩銀子酒錢，爺兒倆收拾好了零碎東西，出離招商店。到了雙龍山西面，繞道進了葦塘，老英雄同姑娘上了小船，石爺搖動船櫓，向南貼著山坡走，走出四五里之遙，將船灣住，爺兒倆棄船登山，往東南走出一二里地，到了那座廟宇。此處本是後山，輕易人跡不到，那巡山嘍卒也不到此處巡查，故此石爺父女安然來到此處。石爺越過廟牆開開廟門，然後又讓姑娘進了廟，仍然把門上好。爺兒倆狗奔東跨院，廟中應用的物件無一不備，都是那老尼姑備辦下的。西暗間不大潔淨，東暗間乾淨，石爺自己住了西暗間，叫姑娘在東暗間住。從這天起，石爺每晚去探雙龍山。無奈林士佩與程寨主左右不離，一連三夜，不得其便，引不出林士佩來。

老英雄自覺勞乏，到了第四日，在西暗間養神，略一迷糊，姑娘悄悄的由東暗間來到西暗間，輕輕呼喚道：「義父。」石爺睜眼一看是姑娘，遂問道：「何事？」姑娘說道：「義父，你老人家再辛苦一趟，或者有機會得便，就許將我哥哥引出來。」

石爺說道：「好，我就去吧。」老英雄說罷，遂收拾好了兵刃暗器，出了廟，狗奔聚義廳而來。越過兩道大嶺，方到大寨的西大牆外，有一片臥牛石，石爺在此稍息，就聽有人說話，老英雄仔細一聽，原來正是秦尤與林士佩述說劉雲的事情。就聽秦尤說道：「林大哥，你也不認識這個小冤家，他吃裡爬外，他與我盟兄的兄長張德福他們是盟兄弟，吃過橫梁子，搶過船，開過黑店，後來又與鏢行的黃三太拜了盟兄弟，勾串蘇州府的官人，將連雲山的大寨主擒住。這個小冤家是西路鏢頭錢士忠的義子，所有武學都是跟錢士忠學的。」老英雄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可巧啦，這個人乃是我盟弟的乾兒子，我可得救他。」又聽秦尤說道：「小冤家的姐姐劉鳳蘭，乃是南俠王靈的乾姑娘。」石爺在臥牛青石後一點頭，心中說道：「是我大盟兄的乾姑娘的兄弟，我更得救他啦。」又聽到姐弟認祖歸宗，回家之後與老勝英走動甚近，他們姐弟大概是與勝爺行人情去啦，小冤家乃是宜化府鎮台劉玉書之子，回家被綠林道將船砸翻。老英雄一想：「此人與四大鏢頭有三位有關係的。」又聽說聚義廳還拿住兩個呢，老英雄心中說道：「我先救這二個吧。」這時老英雄一看，秦尤正要手起刀落結果劉雲的性命，老英雄趕緊咳嗽一聲，喊道：「秦尤孺子不要逞強，老夫來也！」秦尤以為勝爺來啦，抹頭便跑，林士佩倚仗自己武藝高強不懼，這才與老英雄交手，又不認識石爺，老英雄責備林士佩的過錯，他不但不服，動起手來，被石爺打了一子午悶心釘，才知道老英雄的厲害，逃往聚義廳報信而去。

老英雄打完了林士佩，背起劉雲，這才趕奔龍王廟而來。

劉雲正在年輕力壯，老英雄爬山越嶺，力氣費盡，到了廟外，背著人就不便越牆啦，遂用手敲門，叫道：「姑娘開門來！姑娘自己因廟內非常清靜，女子穿男子的衣服，不甚舒適，可就將男子的衣服換下來了，鞋子也脫啦，短衣襟小打扮。姑娘聽外面叫門，心中暗說，每天義父都由牆上進來，今天為何叫門呢，姑娘遂由屋中出來開門，姑娘一看，老頭身後背著一個人，姑娘問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背的是誰？」老英雄說道：「咱爺兒倆進去再說。」老英雄說著話，將劉雲背到上房屋中，姑娘仍將雙門上好，

老英雄可就將劉雲背到東暗間姑娘屋中去啦，借燈光一照，劉雲肩窩中了一隻毒藥鏢，鏢還在肩窩上釘著呢。